



Shimada
Soji

岛田庄司 著

夏天， 十九岁的肖像

吕灵芝 译

那年夏天，与你共赏的海
我是不会忘记的

黄子韬 倾情主演
同名电影

入围第九十四届
直木文学大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夏天，十九岁的肖像

(日) 岛田庄司 著

吕灵芝 译

NATSU JYUKYUSAI NO SYOZO by Soji Shimada

Copyright © 1985 by Soji Shimad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1985.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Soji Shimada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天, 十九岁的肖像 / (日) 岛田庄司著; 吕灵芝译. — 2版.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33-2143-3

I. ①夏… II. ①岛… ②吕… III. ①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9148 号



夏天, 十九岁的肖像

(日) 岛田庄司 著; 吕灵芝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特约编辑: 王 萌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hakuna陆壹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9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二版 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143-3

定 价: 3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序章
5	第一章 病房窗前
43	第二章 跟踪
85	第三章 告白
127	第四章 海
169	第五章 偶像
219	尾声
227	新版后记

序章

今天，我在银座某家外文书店的一角，发现了一本好看的绘本。它在我所有的藏书中，也能称得上数一数二的上品。

这本书描绘了一座可爱小洋楼的一生。在广阔的草原上，流淌着一条小溪，小溪旁建起了一座雅致的小洋楼。在小洋楼刚建成时，它可是无比美观大方，让其主人为之骄傲不已的小家。家中爱犬在小楼周围欢快地奔跑，老人则在小溪边悠闲地垂钓。

翻开下一页，时代发生了变迁。小洋楼周围迎来了宅基地开发的浪潮，草原逐渐被侵蚀，外表相同而无趣的标准化住宅接二连三地竖立起来，住宅群组成了一个无趣的小镇。小溪被导入一条巨大的排水管中，原本像个干净小蛋糕般的洋楼，如今也渐渐被熏黑，变得陈旧、肮脏起来。

时代继续向前推进，原本新兴的住宅区也逐渐变得陈旧了。整个住宅群被卷入城市化的浪潮中，慢慢地都被推倒了。残留的

瓦砾被推土机推到一边，紧接着，大型压路机也开始运作，将地面压得平平整整。可是，唯独那座小洋楼残存了下来，独自老去。

人们开始兴建摩天大楼。楼群矗立在孤独的小洋楼周围，像屏风一样把小家的三面围得水泄不通。此时的小洋楼就像被三个巨人俯视着的老狗一样，变得渺小无比。

继续翻动页面，在摩天大楼的缝隙间苟延残喘的小洋楼愈发地破败、肮脏，墙壁上也开始出现裂缝。最后，玻璃窗被打碎，大门也变得摇摇欲坠，终于连屋顶也坍塌下来。在新式摩天大楼的脚下，小洋楼变成了一堆残破的瓦砾。

抱着绘本，我呆立在书店一角，久久无法动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实在过于感慨。书中的故事简直就如同我的“青春”一般。我同样也有着与这座山谷之家同样的体验。那些经历至今仍会让我感到坐立不安、万般苦恼，不知自己该去往何处，让太多的话语憋闷在心中，难以释怀。

在回想起自己的青春时，我总会抱有类似的感慨。每个人心中都埋藏着难以对他人诉说的青春伤痕，我们都是怀着这种近乎羞耻的感慨成长起来的。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我所经历的那些青春，恐怕也算不上特殊了。

如同惊涛反射出的夏日阳光一般，霎时间炫目无比的惊险往事，日后回顾之时，那段经历看起来是如此短暂，却不知为何会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那些经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有时甚至连彼时的痛楚也会重现。我认为，那种强烈的痛楚，正如夏日艳阳灼烧在视网膜上，让人不堪其苦。

第一章 病房窗前——

1

我记得那件事发生时，披头士乐队刚解散不久，所以应该是一九七〇或一九七一年的初夏。一切都缘自我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我骑着摩托车疾驰在第一京滨高速公路上时，冷不防被一辆卡车蹭倒了。

在那次车祸中，我受的伤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不仅肋骨和锁骨折断了，连右腿胫骨也被摩托车压折。待清醒过来时，我已经躺在品川外科医院的病床上了。

还好，每一处骨折的部位都没有伤到关节，那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虽说如此，我还是不得不面临长期住院治疗的痛苦。

至于我的爱车，那辆川崎 W1 则彻底成了一堆废铁。那是比腿骨骨折更让我无法接受的事实。现在，那次车祸已经是十五年

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只有十九岁。

那一年初夏，我浑身打满了石膏，每日百无聊赖地坐在病房窗前，眺望着日渐炫目的夏日阳光，压抑了整整两个月的青春朝气。

我所在的病房是个双人间。隔着一块帘子，隔壁病床上的是一位老人，经常在深夜发出痛苦的咳嗽声。不过我运气也算不错，被分到了窗边的床位。

我的病房在五楼。每到夜晚，都能透过窗外楼房的间隙看到远处高速公路的路灯。不过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正午强烈的阳光下，在高速公路另一头反射着白光的蔚蓝大海。在我卧床休养时，阳光日渐强烈，路旁的树木变得愈发葱郁，远处的那片海也变得更加蔚蓝了。极目远眺，还能看到上空的海鸟们如同天空洒落的白色粉末般翩翩飞舞。夏日的大海对一个十九岁的男孩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抗拒的诱惑。因此，每日面对着那般风景，着实让我感到坐卧难安。

住进医院的头十天，我只顾着忍痛呻吟，根本没法起床。因此，我也就无从知道这个医院在什么地方，究竟有多大，不，甚至连病房外的走廊长什么样子都不得而知。不过三周以后，我终于能勉强从床上坐起，这才发现窗外总是异常嘈杂。

见我总是不自觉地瞥向窗外，隔壁床的老人告诉我，这座医院如今正在进行扩建工程。不久之后，我终于能拖着身上沉重的石膏，一个人摇摇晃晃地上洗手间了。从那时起，每天我都会把供来访客人用的不锈钢椅子摆到窗边，坐在那儿眺望楼下的工地。

黄色的挖掘机看起来像一头勤劳的大象。眺望着楼下的工地，让我不禁回想起儿时经常在其中玩耍的公园沙堆。那时的我最喜欢用手抓起一堆沙子，将其搬运到假想的目的地去，再用手掌把沙堆推平，拍上两下。此时，窗外的那台挖掘机虽然是笨重的机械，却也灵巧地做着同样的动作。

病房的窗户上装有铁丝网。我只要打开窗户，将鼻子抵在铁丝网上向下凝视，就能看到没有门的驾驶室里坐着一个男人，甚至连他手脚的动作都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整天无所事事，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要不要一直观察那台挖掘机的驾驶室，直到自己学会操作方法为止。

工地周围安置了一圈铁板。只有正对我病房窗户的那一面开了一个出入口。

工地的地基已经打得很深，因此比周围低了不少。从那唯一的出口到挖掘机的位置，堆起了一个能容一辆土方车通过的陡峭斜坡，斜坡中央还铺着两块铁板。土方车每次都撅着屁股小心翼翼地倒退着驶下那条斜坡，把装载的泥土倾倒在工地上。

在挖掘机周围，竖立着无数根如同灰色铅笔一般的水泥柱。挖掘机在水泥柱间穿梭着，将土方车卸下的泥土铺平。每过一天，工地的底部都会被堆高一些。

附近往来的人们应该无法看到被铁板围绕的工地。因为在没有土方车进出的时候，写有建筑公司名称的塑料布（也有可能是帆布）会将唯一的入口盖住，像门帘一样遮住工地内部的光景。

而我病床旁的那扇窗户则堪称特等席位，因为从那里可以看

到工程的每一步进展。经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工程的进展速度非常快，只消花上一小时眺望，就能看到工地一点一点地变了样子。此外，挖掘机驾驶员和土方车司机开玩笑的场景，以及他休息时间熄掉引擎，坐在挖掘机履带上吸烟的样子，都被我一一收入眼底。

每当厌烦了对工地的观察时，我便会抬起视线，眺望隐藏在高楼背后的大海，有时甚至能看到低空飞行的飞机。那是因为羽田机场就在我视线的右侧。

随后，我的视线又会逐渐向近处移动。工地另一头是高楼大厦组成的混凝土森林，公寓和杂居大厦重叠交错，密密麻麻地矗立着。其中有崭新的建筑，也有老旧的房屋，但所有建筑物都非常高大。在那些高大的建筑物脚下，如同长期坚守阵地的战士一般，竖立着一座小小的二层住宅楼。

住宅楼虽小，也只是与周围的摩天大楼比较而言罢了，那座房子若放在过去，恐怕也算是个气派的建筑吧。面对大道的出入口处竖立着砖砌的隔墙，还带有一个不算大却也不太小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几棵上了年纪的老树，还有一个车库。建筑物是和式风格的，外表已经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陈旧不堪，但二楼的走廊部分却被改造成了日光室。因此，现在那座建筑应该算是和洋混搭的风格了。从我这边看到的房屋一侧，还设有兼作晾衣间的阳台。

每天，当我厌倦了观察工地时，总会把视线转向那座小楼。里面的人想必世代都生活在品川吧。即便周围变成了摩天大楼的

森林，他们依旧坚守着自己的独门小院。我不禁联想到了一对顽固的老夫妇。

可是，那栋过去可以算是气派的建筑，如今也变得渺小不已。就连那种满大树的庭院，从我所在的病房看过去，也小得如同盆景一般。

当时的我实在痛恨看书。就连强忍无聊在床上闭目养神的时候，满脑子想的也是摩托车的事情。当然，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事故的保险赔偿问题所致。因此，我每日所做的事情不是眺望楼下的工地，就是凝视远处的那座二层小楼。

我偶尔能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出现在小楼里。她每次不是提着购物篮走出家门，就是提着洗衣篮出现在晾衣间。另外还有一个貌似她丈夫的仪表堂堂的银发老人，也会偶尔出现在那里。

记得那天是个星期日的上午，恰逢楼下的工地休息。清晨七点的体温测试已经过了两小时，我百无聊赖地从床上下来，走到窗边坐下。平日里勤奋不已的挖掘机此时也把那象鼻一般的铁臂低垂着，像失去了生命般一动不动。于是我便照例抬起视线，观察那座深陷在高楼深谷间的小楼。

那天天气很好，应该才刚到七月上旬吧，那样的天气应该最适合来场初夏的日光浴了。我看到日光室里的长椅上躺着一名身穿短裤的女性。

她留着一头长发，还戴着一副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朋克风格的太阳眼镜。从远处这么一看，我还以为那是家里的老夫人。

可是再仔细观察一番，我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就算从远处观察，也能发现她光着的双腿形状特别好看，更何况，一个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又怎么可能戴那样的墨镜。

我双眼的视力都有一点五，因此日光室里的光景能看得非常清楚。就在我凝神眺望时，她突然像上了发条一样跳了起来，接着又好像把墨镜往上推了推。那个动作充满了青春气息，此时此刻，我终于确信她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性了。

她又坐回长椅上，久久没有动弹。随后，她又“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就算从远处观察，也能发现她的身材十分火辣。很快，她就消失在了室内。

我感到了轻微的恍惚。或许是因为这段住院生活没有任何刺激吧（我住的病房里连电视机都没有），那仅仅数十秒的观察，而且是连对方长什么样都看不清的远距离观察，已经让我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2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关心过楼下的工地，而是一心一意地眺望那高楼山谷间的小楼，只盼着能再见到那个女孩子——只要能再看上一眼就行。

可是，她却再也没有出现在二楼的日光室里。不过我很快发现，她每天早上都会离开那座山谷之家，出门到别的地方去。

她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出门，而且每次都会朝着品川车站的方向走去。多数时候她会选择八点以后出门，往常我并不会在这个时刻眺望窗外，因此才会一直错过见到她的机会。山谷之家里竟住着这么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性，我此前真的是浑然不觉。

不过，她也并非每天早晨八点都会准时出门。有时候是九点，有时候又会变成十点。不过就算再晚，她也一定会在那天的正午